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三十八

九

少詹事臣曹城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三十八

列傳十六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齊諸臣傳

弦章

弦章者事景公公飲酒七日夜不止章諫曰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嬰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

其死晏曰幸矣章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晏子

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于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晏嬰没十有七年史記世家晏子卒後十年而景公薨此云十七年誤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

太息播弓矢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未嘗聞吾過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遣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章魚乘塞塗章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晏子辭賞以正君諸臣諂諛以干利今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

欲也固辭不受說苑

逢於何

逢於何齊人也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嬰于途再拜乎馬前嬰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嬰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槁枯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嬰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

者毋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曰
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宫者乎對曰古之人
君宫室節臺榭儉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宫者今君侈
為宫室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
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
君之行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
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
曰諾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牗下解衰去絰布衣縢

履玄冠茈武踴而不哭辟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晏子

又作盆成括事吕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曰見疑于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騷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聞之養及親者身伉

其難令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令其友操斂奉笥而從造于君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見國之侵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自追晏子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按晏子無見疑出奔事益假侯

贏而傳會者

栢常騫

栢常騫者周之賤史也去周之齊見晏嬰曰騫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嬰曰善哉問嬰聞之執二法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為進從輕不為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

而弗𢑱見象而勿强道不滅身不廢矣晏子作見孔子家語

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曰臺成君何為不通公曰然梟昔者鳴吾惡之是以不通焉騫曰臣請禳而去之明日梟當陛布翼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子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騫出遭晏嬰于塗拜馬前曰騫今且大祭為君請壽嬰曰嘻亦善矣能為君請壽也然

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說苑

晏子景公問大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晏子不對出見大卜曰昔吾見鈎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大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之死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爲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大卜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

公為大鐘仲尼晏嬰及騫皆曰鐘將毁撞之果毁公召三子問之仲尼曰鐘大縣下其氣不得下薄是以曰將毁嬰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毁騫曰今日庚甲雷日也陰莫勝于雷是以曰將毁晏子初學記引今本無

論曰記云白受采易曰白賁无咎使國無晏子章雖賢安所受厥采哉逢於何事同季武子然閒蓄憂蓄哀之論而不許焉亦無人心甚矣

逆臣傳　公孫無知

公孫無知者夷仲年之子也仲年為僖公同母弟生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及襄公立絀之無知怨公使大夫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公自貝邱反遂弑之立無知無知虐于雍廩（齊大夫）明年雍廩殺無知（左傳）

郱歜　閻職

邴歜閻職皆齊人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懿公四年（文十八年）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示無所畏）國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左傳）

崔杼　崔成　崔彊　崔明

崔杼者齊大夫武子也有寵于惠公惠公十年（宣十年）公

薨高固國佐畏其偪也逐之杼奔衛靈公八年成十七年高國得罪高弱以盧叛公使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盧降十年襄元年杼會東諸侯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十一年襄二年杼會于戚城虎牢以偪鄭十八年襄九年杼從諸侯圍鄭鄭人行成十二月盟于戲二十三年襄十四年杼會于向夏四月會伐秦二十八年襄十九年公使高厚傅公子牙以為大子而東大子光及公疾杼微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靈公薨杼殺高厚而兼其室莊公四年襄二

十三年公伐衛將遂伐晉晏嬰諫不聽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言晉有欒盈之禍而毁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遂伐晉取朝歌五年襄二十四年公間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楚大夫如楚乞師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六年襄二十五年杼帥師伐魯北鄙師徒歸空歸也棠姜者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于杼棠公死偃御杼以弔馬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弗聽遂取之公通

焉騶如崔氏以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因是而怒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杼閒公夏五月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杼稱疾不視事公問杼從姜氏姜入于室與杼自側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宫羣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

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杼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會晉伐我以報朝歌之役杼以莊公說與晉成初衛獻公奔我及是晉使逆之杼止其帑以求五鹿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崇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立明成請老于崔崔氏邑杼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

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成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杼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

其妻繈妻東郭姜婺復命于杼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繈崔明夜辟諸大墓遂奔魯後欒高氏討慶氏慶封亡乃求崔杼之尸得之改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左傳

慶克　慶封　慶佐　慶舍

慶封字子家又曰季其弟曰慶佐皆慶克之子也慶克通于聲孟子靈公母國佐謫之夫人怒譖之靈公靈公八年成十七年刖鮑牽而逐高無咎高弱無咎子以盧叛公使克

閭廬適國佐從諸侯圍鄭歸遂如廬殺克明年殺國佐及其子國勝而以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二十八年弗克十一月公自克之醢衛莊公二年（襄十九年）崔杼立莊公執公子牙夙沙衛以髙唐叛封圍之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六年（襄二十一年）使佐為莊公立景公而相之封為左相為晉伐我我以莊公說（襄二十五年）崔杼弑使隰鉏請成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平公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三軍之六卿）及處守者皆有賂晉許之景公二年（襄二

十七年公使封如魯聘晉楚弭兵秋七月封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九月崔氏亂封殺之于是封獨當國封好田而耆酒與其子慶舍政以其内寔遷于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封反諸亡人盧蒲癸王何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謀攻慶氏三年襄二十八年冬十月封田于萊陳須無託妻疾名陳無宇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封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封弗聽亦無悛志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嗣字子息

封之族也十一月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麻嬰為尸慶奊(戶結反)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公孫蠆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即慶奊)麻嬰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里名)請戰弗許遂

奔魯既而我讓魯封奔吳吳勾餘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其舊也十年昭四年楚靈王伐吳圍朱方克之殺封而盡滅其族左傳

陳乞 陳𨙸附 鮑牧

陳乞者陳僖子景公五十七年哀四年范中行氏以邯鄲叛晉乞及弦施救范氏圍晉五鹿五十八年哀五年景公斃國夏高張立安孺子荼羣公子奔衛公子陽生及鉏奔魯悼公元年哀六年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所從

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六月乙及鮑牧與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戰于莊敗高國國夏高張及弦施奔魯弦施字多高國之

黨也八月乞使召陽生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乞使子士之母養之冬十月立之是為悼公乞使胡姬（景公妾）以荼如賴去鬻姒（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説囚王豹于句竇之邱（王甲江説王豹並景公嬖臣荼之黨）公使朱毛（齊大夫）告于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

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乞遂弑荼左傳

公羊景公請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

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甕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五年哀十年乞卒謚曰僖子瓘恒瓘字子玉恒之兄也為齊大夫簡公元年哀十一年我伐魯戰于郊魯右師奔我從

之璀及陳莊涉泗（莊亦齊大夫）會魯左師入我軍我不能師
胥適平公元年（十五年）璀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
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
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
惡焉璀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三年（十七年）晉趙鞅
圍衛璀及國觀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璀使服而見之
曰國子寔執齊柄而命璀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
何辱趙鞅乃還（左傳）

恒兄弟又有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廪丘子意玆芒子盈惠子得人（杜預注）

鮑牧者國之孫逮事景公景公薨子安孺子荼立羣公子出奔悼公元年（哀六年）陳乞使召公子陽生十月丁夘立之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差車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乞曰受命于鮑子遂誣牧曰子之命也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

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否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妝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陽生立是為悼公殺荼于野幕之下二年哀八年妝帥師伐魯取讙及闡秋九月妝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公子愬之公謂妝曰或譖之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麇束縛也遂殺之左傳

陳恒成子　闞止　諸御鞅　陳逆　陳豹　東郭賈附

陳恒者乞之子成子也初相悼公悼公被弒子簡公壬立闞止者史作監止字子我初陳乞名悼公于魯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悼公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簡公名故闞止有寵焉及簡公即位使為政

史記田常與監止為左右相于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貨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恒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齊大夫索隱御官鞅名田氏之族言于公曰

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闞止夕陳逆陳氏宗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潘米汁可以沐頭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陳逆于是闞止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亦陳氏宗欲為闞止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目望昜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闞止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

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恒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逆舍于公宫簡公四年哀十四年夏五月恒兄弟四乘如公闞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恒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恒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劒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

說苑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曰君死不死

君亡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有何死亡矣韓非子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道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

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
旅之人待之甚敬孔叢子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
封已乃樹鴟夷子皮于田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為
信已也　按田常無走燕事而樹人之說亦謬
闞止歸屬徒攻闈宮中小門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
闞止失道于弇中適豐邱陳氏邑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
郭闕且將殺東郭賈東郭賈者闞止臣所謂大陸子方也陳
逆請而免之賈矯公命取車于道及耏衆知而逐之賈遂

東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衛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六月恒弒簡公立其弟驁是為平公左傳

韓非子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面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諺曰知淵中魚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

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韓非子田成子遊于海而樂之令曰言歸者死顔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有圖國者何田成子曰寡人布令言歸者死今子犯之援戈將擊之顔涿聚曰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内田成子者矣說苑作齊景公事列子田氏祖于庭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

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我與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相制人可取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呂氏春秋田成子所以得國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成子患之完子請逆越師請必戰戰必敗敗請必死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

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子觀之國已懼矣今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于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成子泣而遣之

恒既殺簡公恐諸侯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恒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恒恒于是盡

誅鮑晏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
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記
十三年哀二十七年晉荀瑶伐鄭鄭駟弘請救于齊齊救鄭
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國參鄭子產子曰
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恒
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荀瑶聞之乃
還使謂恒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
若刮本之顛瑶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

其能久乎左傳

恒卒謚曰成

論曰天禍淫人寢戈之傷差後蒺藜而已陳乞救孫升木不已初柄弒君繼用盜國嘻使晏子唯禮之議不移陳宗雖横如姜氏何

嬖臣傳　竪刁　開方　雍巫

竪貂者寺人貂諸本並作刁雍巫即易牙開方衛公子一作啓方並桓公之嬖也桓公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外嬖

貂桓公二十八年（僖二年）貂漏師（漏泄軍事也）于多魚始貴寵用事雍巫善烹飪有寵于衛共姬因貂以薦羞于公（左傳）

淮南子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之矣孟子疏引左傳云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

為公主味烹其子以進之亦有寵開方事公十五年父死而不敢歸哭故亦有寵（吕氏春秋）

管子衛國之教危傳以利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

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于衛

管夷吾寢疾公往問之夷吾曰易牙子之不愛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又曰豎貂身之不愛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又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得于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

韓非子史記畧同吕氏春秋管仲有疾公往問之曰仲父將何以教寡人曰齊誘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

令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公曰願仲父之無譲也對
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諾
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官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
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皆名而反明年公病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一婦人踰垣入公求食飲
婦人曰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
不通人無所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

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死者有知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絶乎壽宫　此桓公死與諸説異

夷吾死五公子皆求立四十三年僖十七年冬十月桓公薨雍巫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衛共姬子孝公奔宋明年宋伐我我殺無虧將立孝公四公子之徒與宋人戰宋敗之羣公子奔楚卒立孝公而還孝公九年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我寘公子雍于穀雍巫奉

之以為魯援左傳

豎貂閞方莫知其所終

夙沙衛

夙沙衛者齊寺人靈公嬖之靈公十一年襄二年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二十七年襄十八年晉會魯伐我公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于防門作塹橫廣一里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已而我師夜遁衛連大軍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

之辱也乃代之衛恨之叙馬于隘以塞道綽最遂被獲

公立公子牙而東大子光也使高厚傅牙衛為少傅二

十八年襄十九年公疾崔杼微逆光夏五月公薨光即位是

為莊公公執公子牙以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慶封圍

高唐弗克冬十一月公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

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左傳

盧蒲就魁　盧蒲癸　盧蒲嫳

盧蒲就魋者頃公之嬖人頃公十年成二年公伐魯北鄙圍龍就魋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公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公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莊公時有盧蒲癸盧蒲癸與王何皆莊公嬖臣莊公四年襄二十三年癸為貳廣右從伐晉貳廣公副車晏嬰崔杼諫皆不聽六年襄二十五年崔杼弒莊公癸奔晉王何奔莒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崔杼既死慶封當國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癸癸臣慶舍有寵以女妻之是為盧蒲

姜慶舍之士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又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癸與何欲謀慶氏報莊公思有以怒諸大夫公膳卿大夫之膳食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肉汁也饋公孫竈公孫蠆果怒有盧蒲嫳者慶封屬大夫崔氏之謀亂也慶封告盧蒲嫳嫳曰彼君之讎也君謂莊公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

厚也遂滅崔氏及是慶封又告盧蒲嫳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又將謀寵與舊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盧蒲姜即慶舍女妻癸者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殺慶舍于廟而釋盧蒲嫳于北竟慶封奔魯九年昭三年公田于莒盧蒲嫳見

泣且請曰予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公孫蠆欲復之公孫竈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乃放盧蒲嫳于北燕左傳

梁邱據 裔款附

梁邱據字子猶景公之嬖大夫景公二十六年昭二十年公疥齊當作痎遂痁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

固史嚚以辭賓公説告晏嬰嬰諫乃止裔欵亦嬖大夫也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公將納魯昭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女賈並季氏臣以幣錦二兩縳一如瑱適我師謂據之人高齮據家臣能貨子猶為髙氏後粟五千庾髙齮以錦示據據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言以百兩為數布陳之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據受之言于公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晋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

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請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公從之昭公不果入左傳

說苑景公飲酒移于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

馬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邱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按穰苴閔王時人說苑益誤

據死公名晏嬰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其葬大

其蠶嬰曰敢問據之忠與愛君可得聞乎公曰吾喜于玩好有司未能具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每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

論曰螟蠓之細敗稼有餘蝎蟲之衆蝕木有餘細容衆入寧有極乎跡桓之德優于景而亂顧甚之蓋管仲前斃死而晏子後據殂蝎有淺深之故與

夫人傳 共姬 徐嬴 蔡姬 衛共姬 少衛姬 鄭姬 葛嬴 密姬 宋華子桓公夫人

共姬者王姬也桓公夫人桓公三年莊十一年冬歸于齊無子甍謚曰共徐嬴蔡姬並桓公夫人二十九年僖三年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也蔡嫁之蔡姬與徐嬴皆無子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並桓公嬖妾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雍左傳

長衛姬卒亦謚曰共

呂氏春秋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公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謀衛事傳無之

蕭同叔子 惠公夫人

蕭同叔子惠公夫人 蕭國同姓叔子字公穀並作姪子 生頃公頃公七年宣十七年晉郤克與魯臧孫許同時聘于我蕭同叔子踊于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公使國佐如師郤克欲以蕭同叔子為質國佐曰蕭同叔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揖而去之郤克許之與之盟 公羊

穀梁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

聲孟子

聲孟子宋女頃公夫人靈公之母也魯叔孫僑如奔我孟子通之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懼得罪奔衛又通于慶克克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國佐謫克孟子怒譖之高國皆得罪左傳

薨謚曰聲

顏懿姬　鬷聲姬　穆孟姬 靈公母　仲子　戎子

顏懿姬鬷聲姬並魯女靈公娶懿姬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又諸妾仲子戎子並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間厠于諸侯之列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不聽遂東大子光公疾崔杼逆光立之光

殺戎子尸諸朝公甍莊公即位執公子牙左傳

顔姬甍謚曰懿騣姬甍謚曰聲

穆孟姬魯叔孫僑如之女也僑如奔齊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其女于靈公公嬖之生公子杼臼莊公被弑崔杼立之是為景公景公十六年昭十年陳無宇伐欒高氏欒施高彊奔魯公與無宇莒之旁邑無宇辭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左傳

孟姬甍謚曰穆

夫人重 燕姬景公夫人 鬻姒 胡姬 嬰子

夫人重者魯公子憖之女景公夫人燕姬者亦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鬻姒胡姬者並景公妾鬻姒生安孺子荼公嬖之立荼及公薨陳乞立悼公陽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而殺荼後二年或譖胡姬曰安孺子之黨也悼公殺胡姬左傳

嬰子者景公之嬖妾也翟王子羨干公以重駕重平聲蓋一車十六馬也公觀之而不說嬰子說之請厚祿之公許諾晏嬰

見公公曰翟王子羡之駕寡人甚說之欲禄之以萬鍾

嬰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遂不觀

今翟王子羡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許其請則是

婦人為制也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戒夫駕八固非

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公曰善遂不復

觀晏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

不聽晏嬰入復曰有術客與醫聞嬰子死願請治之公

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嬰曰客之道也又良醫也請嘗

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嬰令棺人入殮已殮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矣以聞公不說嬰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尸息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而內嬖妾于僇胔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

季姬悼公夫人

季姬者魯季孫肥之妹悼公之在魯也肥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肥叔父通焉姬言其情弗敢與也公怒伐魯取讙及闡秋及魯平使閭邱明逆季姬以歸冬歸讙及闡于魯姬嬖故也左傳

列女傳　銳司徒女　杞梁妻傷槐女婧附

辟司徒妻者銳司徒之女也辟司徒主壘壁者銳司徒主銳兵者頃公十年成二年晉敗我師于鞌公自徐關入辟女子使辟君也女子

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公以為有禮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窌杞殖字梁華還字周並齊大夫莊公四年襄二十三年公還自晉遂襲莒門于且于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使無致死戰曰請有盟華還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殖莒人行

成公歸遇杞殖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公弔諸其室左傳

說苑齊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賔而杞梁華舟不與歸而不食其母曰生而有義死而有名五乘之賔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車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賔而舟梁不與是無勇

也臨敵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
也遂進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不能入隰侯
重為右曰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
臨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無勇乎何哭也華舟曰
是其勇與我同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
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
受賜非正行也雞鳴而期日中妄之非信也深入多
殺者臣之事也遂進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

哭城爲之阤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枕其夫之屍城下而哭十日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遂赴淄水而死古今注杞梁妻杞殖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殖戰死妻抗聲長歌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琴操以爲其妻援琴作歌列女傳傷槐女名婧衍之女也景公有愛槐使人守之衍醉而傷槐公拘之且加罪焉婧乃造晏嬰之門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以風雨不時禱祠于名山不

勝麯糵之味先犯君令固當死妾聞昔者宋景公之
時大旱不雨名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
堂北面稽首曰所以請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以人祀
寡人請自當之言卒大雨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
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犯令者死殺婧之父孤婧
之母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晏明日朝謂
公公曰寡人謹受命晏子辭䌯而事同　按宋景公
後齊景公而即世不當云昔者說誤

尚史卷三十八

尚史卷三十九　　　列傳十七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晉諸臣傳

師服

師服者晉大夫事穆侯穆侯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

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卒子文侯仇立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危不自安封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甸服之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大夫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

不克晉立孝侯平至桓叔孫武公弑晉侯緡卒并翼云

左傳

狐突　突子毛　偃　毛子溱　偃子射姑　先友　梁餘子養　罕夷　先丹木　狐鞫居附

狐突者晉同姓唐叔子後大戎伯行也為重耳外祖父事獻公獻公十七年閔二年冬十二月公使申生伐臯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

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令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

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内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左傳

國語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

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韓非子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不聽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突杜門不出國語

申生卒以讒死二十六年僖九年獻公薨明年惠公夷吾即位公改葬共大子秋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謂其烝賈姬不納羣公子余得請於帝矣將以

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僖十五年秦敗晉於韓獲惠公惠公十四年僖二十三年薨懐公子圉即位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哭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公執哭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之令臣之子名在重耳

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左傳

說苑太子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說誤

狐毛突之子也驪姬之亂也毛從重耳亡歷二十餘年及重耳復國是為文公使偃為御辭曰毛之知賢於臣

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毛將上軍而偃佐之國語

文公五年僖二十八年　楚圍宋宋告急晉晉救之我師陳於城濮毛設二旆而偽退楚師馳之先軫以中軍横擊之毛及偃以上軍夾攻之遂敗楚師毛卒子溱為温大夫左傳

狐偃字子犯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初從重耳出亡及栢谷卜適齊楚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

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

獻公二十六年僖九年

甍里克既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大夫告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尊也重耳告偃偃曰不可夫望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

以尊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者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尊民民不我尊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伐非亂誰納我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呂甥郤稱亦使蒲城午大夫告夷吾于梁

曰子厚賂秦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冀芮曰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唯其索之夷吾出見使者再拜許諾且使請君於秦秦使公子縶弔重耳于翟曰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偃偃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

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弔夷吾於梁如弔重耳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重賂配德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曰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何國之與有且入河外列城五秦遂置夷吾是為惠公重耳在翟十二年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箸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

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哀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郵過也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偃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已命矣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以日戊申戊土也申申廣土地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

有馬二十乘

符子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顧咎犯曰此蟲也而猶役其智執豸以食之況乎人之智而不能廓網布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桓公卒孝公立偃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公子之安齊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

遂偃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偃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足以甘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歷曹宋鄭遂如楚楚王享之九獻庭實旅百

周禮上公出入所享饔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禾二十車芻薪倍禾

公子欲辭偃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于是子圉自秦逃歸秦國召

公子于楚惠公十四年僖二十三年十月公薨懷公子圉立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偃授公子璧曰臣從君還軫巡于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

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令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

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况于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攓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二月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遂入立是為文公

而殺懷公于高梁國語

襄王避大叔帶之難居于鄭地氾文公二年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三月我師逆王殺大叔帶于溫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四年僖二十七年楚圍宋宋告急晉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五年僖二十八年公圍曹入之分

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得臣不可從我師我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偃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得臣不可楚師背酅而舍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偃曰戰也戰而

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盬𠯑也是以懼偃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四月遂敗楚師于城濮

說苑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摽以掃則彼利以擊則

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則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六年僖二十九年偃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七年僖三十年偃從公及秦伯圍鄭秦伯與鄭盟而還偃請擊之公不許亦罷去明年偃卒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懐生矣將用之偃曰

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三日糧盡而退退而原降事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說苑文公問政于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此

之謂也又曰文公問于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耶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于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偃子曰狐射姑食采于賈又曰賈季晉初作三軍後蒐于清原作五軍襄公七年文六年蒐于夷復舍二軍使射

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趙盾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秋八月襄公薨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盾不可使逆公子雍射姑亦使召公子樂盾殺諸郫射姑怨陽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使狐鞫居殺處父晉殺狐鞫居射姑奔狄靈公元年文七年狄侵魯告于晉趙盾使因射姑問狄相酆舒且讓之酆舒問于射姑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衰冬日之日也

盾夏日之日也後荀林父請復射姑曰能外事且由舊勲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遂不得復云狐鞫居者亦狐氏族是為續簡伯也左傳

論曰獻公食蠱毒延諸子哭不能定晉而賴偃以定微狐氏晉亂其有乂乎夫不教子貳忠之歸也不赴父難孝之移也君子深悲之矣然翼龍升天羣蛇壑藏公子及河寘璧而逃死亦壑藏之會也要而後入偃有未純乎若夫出穀釋宋僅足致伯亦小矣哉

欒賓

子成　成子枝　枝子盾　盾子書　書子黶　鍼　黶子盈　欒樂

欒魴　欒京廬　欒弗忌　欒糾附

欒成者欒賓之子也賓為靖侯孫昭侯使賓傅曲沃桓叔成乃事翼之哀侯為大夫哀侯九年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獲哀侯止欒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

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臣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國語

謚曰共是為共叔共叔之子曰枝

欒枝共叔成之子欒貞子也事文公文公四年僖二十七年

楚圍宋宋告急晉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命趙衰為卿衰讓于欒枝先軫使枝將下軍軫佐之既而使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明年遇楚師公退三舍次于城濮公

曰若楚惠何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亡大恥不如戰也楚得臣背鄭而舍使鬬勃請戰公使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既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以上軍退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先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楚師敗績鄭伯懼行成枝入盟

鄭伯襄公六年 文五年 左傳

枝卒

說苑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公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皮為罪也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公曰善哉說之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于是裂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謚曰貞子盾亦將下軍事靈公盾子書是為欒武子書弑厲公見逆臣傳書子二黶鍼

欒黶書之子桓子也欒鍼黶弟也并事厲公厲公三年成十三年我伐秦郤縠御戎鍼為右敗秦師于麻隧六年成十六年我伐鄭黶如魯乞師鄭告于楚楚救之晉楚遇于鄢陵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郤縠御厲公鍼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八年成十八年悼公立以黶為公族大夫

國語屬也果敢使果敢者諗之

悼公元年襄元年屬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九年襄九年屬將下軍士魴佐之從諸侯伐鄭滕人薛人從屬門于北門鄭請成乃盟于戲而還十三年襄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公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屬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乃使趙武將上軍魏絳佐下軍十四年襄十四年公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伐秦以報櫟之役襄十二年秦敗晉師于櫟至于棫林而還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

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士匄之子馳秦師鍼死之士鞅反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請而復之平公元年襄十六年黶及荀偃帥師伐楚敗楚師于湛阪遂侵方城之外伐許而還左傳

黶卒謚曰桓子子盈

欒盈史記盈作逞黶之子懷子也平公元年襄十六年平公以盈

及士鞅為公族大夫士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盈同官而不相能三年襄十八年我會諸侯伐齊入平陰盈佐魏絳以下軍克邿遂侵濰及沂初黶娶欒祁士匄之子也生盈黶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士匄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即桓子黶大夫稱主也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我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

鞅為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士匄畏其多士也信之六

年襄二十一年使盈城著晉邑而遂逐之秋盈出奔楚匄殺其

黨十人其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皆晉大夫國語平公納大夫陽畢之說逐欒盈與傳殊異事具陽畢傳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

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

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

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

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

于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送迎賓客之官）出諸轘轅冬公會諸侯于商任錮欒氏也七年（襄二十二年）盈適齊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盈猶在齊八年（襄二十三年）我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車之有蔽障者）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氏邑）盈夜見胥午（守曲沃大夫）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

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絳初盈佐魏絳于下軍魏舒私焉故因之或告士匄曰欒氏至矣匄懼奉公以如固宮使子鞅劫魏舒之公所有斐豹者隷也著于丹書罪沒為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匄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匄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

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豹踰隱短墻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匄謂子鞅曰矢及君屋死之士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樂死欒魴傷樂魴並欒氏族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冬十月克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

史記欒逞有罪奔齊齊莊公微遣欒逞于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大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

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

又有欒京廬欒弗忌欒糾皆欒氏族京廬見郤克傳弗忌見伯宗傳糾即卞糾悼公即位使卞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左傳

國語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攻也使為戎御

論曰曲沃奪宗共叔致命雖父子異趣實所以壹之也嗟夫哀侯者桓叔之親亦故君之子也知從也不知其待也凜乎斯言桓叔其蓋聞之矣舊姓之亡欒最無罪

書植之靨揠之信矣然盈不比肸而虎羆是嬖且凱風

僘笱有微刺焉惡在其善之未及邪

先軫　子且居　且居子克　先都　先縠

先軫者晉之舊姓也

國語胥籍狐箕欒郤栢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韋昭

注十一族晉之舊姓

其先有先友先丹木並事獻公詳狐突傳軫食邑于原是為

原軫初事文公為下軍佐文公四年僖二十七年楚子圍宋

宋來告急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五年

僖二十八年 春正月公伐衛取五鹿軫之謀也衛出其君以說我三月圍曹入之會郤穀卒遂以軫將中軍宋又使門尹般大夫至我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説楚得臣使宛春大夫告于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

偃曰子玉得臣字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得臣果怒從我師既戰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遂敗楚師于城濮九年僖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文公薨襄公立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秦將襲鄭不果滅滑姬姓國而還軫曰秦

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
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
師其為死君乎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
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
可謂死君乎遂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文公妻襄公敵母請三帥公許之軫朝
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軫怒曰武夫力而拘
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

顧而唾公使追之不及秋八月狄伐我及箕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謂不顧而唾）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左傳）

子且居

先且居軫之子是為蒲城伯後受霍又為霍伯初為軍佐敗楚師于城濮後代狐毛將上軍（國語）

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箕之役先軫死于狄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且居將中軍二年（文元年）公既祥以衛不朝使告

于諸侯而伐衛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公朝王于溫且居及胥臣伐衛五日取戚獲孫林父三年文二年 秦伐我且居將中軍以禦之敗秦師于彭衙冬且居會諸侯大夫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六年文五年 且居

辛左傳

子克

先克且居之子也襄公薨趙盾將中軍克佐之逆公子雍既而盾背秦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左傳

先都者晉大夫益亦克之族也蒐于清原也作五軍先都為新下軍佐國語

及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于上軍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克又奪蒯得田于堇陰靈公三年文九年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克晉人討之殺先都五人左傳

先縠者彘季也又曰彘子曰原縠事景公為中軍佐景公三年宣十二年夏六月楚圍鄭我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

平荀林父欲還穀不可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以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不為也以中軍佐濟師遂濟楚師次于管我師在敖鄗之間鄭使如師請擊楚鄭師為承穀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他帥皆不欲唯趙同趙括曰必從彘子楚少宰如我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楚成王穆王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

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士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穀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又使求成于我許之盟有日矣魏錡魏犨之子求公族未得怒欲敗晉師請致師挑戰也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趙穿之子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

憾往矣弗備必敗縠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會曰備之善縠不可魏錡趙旃怒楚師楚師乘之遂敗我師于邲冬十二月縠及宋人衛人曹人盟于清邱四年宣十三年縠召狄伐我及清冬我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殺縠盡滅其族左傳

論曰軫實善謀又獲死所晉之舊勳狐先為烈而不蒙謚何邪縠之討于清為後而滅其族抑又何邪司寇掌三議之法若軫之勳曾不及是乎

郤豹

子芮　芮子缺　缺子克　克子錡
缺從子犨　從孫至　郤毅　郤溱附

郤豹字叔虎亦舊姓也獻公田見翟柤國名之氛歸寢不寐豹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

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豹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豹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國語

子郤芮芮悔納文公謀作亂秦伯誘殺之見亂臣傳

郤缺芮之子即冀缺所謂郤成子也初耕于冀野胥臣使過冀見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遂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

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公以為下軍大夫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狄伐我及箕公敗之于箕鈌獲白狄子命鈌為卿復與之冀七年（文六年）襄公薨明年靈公立鈌言于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

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
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
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
也若無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
乎靈公五年文十一年欲會魯叔仲彭生于承筐謀諸侯之
從于楚者六年文十二年秦伐我取羈馬使趙盾將中軍欒
盾將下軍欲將上軍禦之于河曲秦師遁七年文十三年六

御相見于諸浮趙盾曰隨會在秦隨會即士會晉使迎公子雍既而背之會奔秦賈季在狄賈季在狐射姑殺陽處父晉討之射姑奔狄難曰生矣若之何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復隨會九年文十五年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十四年宣二年靈公弒成公即位成公六年宣八年趙盾卒缺為政下軍佐胥克有蠱疾缺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七年宣九年成公薨景

公即位冬十月楚伐鄭欳救鄭鄭敗楚師于柳棼景公二年宣十一年欳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衆狄遂服于我秋公會狄于欑函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欳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旣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左傳

欳卒謚曰成子子克

郤克欳之子獻子也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伐鄭荀林父帥師救之克代史駢佐上軍及楚師戰于邲我師敗績八

年(宣十七年)公使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克病跛及登婦人笑于房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克先歸使欒京廬(克之介也)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克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是年秋士會請老克為政十一年(成二年)齊伐魯又敗衛師魯衛來乞師皆主克公許之七百乘克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

厥為司馬以救魯衛及衛地韓厥將斬人克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克使速以狥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癸酉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解張

御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克傷于矢血流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鄭邱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克乃左並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

之三周華不注韓厥逐齊侯及之丑父與齊侯易位使齊侯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戮之不祥赦之遂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

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子以君師辱于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不許讐我必甚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歸魯汶陽之田魯公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以下

皆受一命之服克歸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士燮見勞之如郤克對曰庚所命也荀庚將上軍時不出燮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十二年成三年克及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討赤狄之餘廧咎如潰冬十二月齊侯朝于我將授玉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左傳

克卒謚曰獻子子錡

錡字駒伯克之子犨是為苦成叔步揚之子克之從父兄弟至字季步揚之孫蒲城鵲居之子昭子也食邑于温又曰温季並為晉大夫事厲公厲公元年成十一年我以魯成公貳于楚成公請受盟使郤犨如魯聘且涖盟犨奪魯施氏婦以歸秋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温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公公使至勿敢爭冬秦晉為成秦使史顆盟公于河東公使犨盟秦伯于河西二年成十二年郤至如楚

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公子側相為地室而縣焉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側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矣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

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牙爪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三年成十三年公將伐秦使郤錡如魯乞師將事不敬仲孫蔑曰郤氏其亡乎夏

五月錡為上軍佐至為新軍佐及秦軍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四年成十四年衛定公來公強見孫林父林父衛臣逐定公後奔晉定公不可定公既歸公使犨送孫林父而見之定公饗犨犨傲甯殖曰苦成家其亡乎傲取禍之道也五年成十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之賢大夫也韓厥曰郤氏其不免乎六年成十六年公使錡將上軍至佐新軍及欒書士燮荀偃韓厥伐鄭使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鄭告于楚楚子救鄭夏六月晉楚遇于鄢陵

士燮不欲戰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國語作欒書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及戰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趨疾如風楚子

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三肅使者而退會呂錡射楚子中目囚楚公子茷楚師宵遁秋公會諸侯于沙隨郤犨時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犨取貨于魯叔孫僑如而訴魯成公于公公不見魯成公且執季孫行父于苕邱冬十二月許魯

平犨及行父盟于扈公使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亂之本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胥克子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于公

史記厲公多外嬖姬欲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

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

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齊魯衛之師）之未至也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至奉豕寺人孟張

奪之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七年成十七年冬十二月公将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将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胥童夷羊五帥

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錡及犨于其位至曰逃威也遂趨欲逃亡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左傳

三郤既誅而厲公亦遇弑卒立孫周是為悼公

郤縠郤溱者並郤氏族溱至之兄韋昭注或云溱即至非是為晉大夫文公四年僖二十七年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明年郤縠卒使原軫將中軍夏四月與楚師戰于城濮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左傳

論曰大公有言曰敬勝怠者吉史佚曰動莫若敬野餉而敬敬不忘矣敬以立身于治何有然非胥氏之子取節而進之冀野之農安收白狄之效哉然則鑄趙之間不缺缺比遇不遇爾缺以胥升而竟廢胥克趙孟所謂

比而不黨者亦由是以覆厥宗直道之難也

尚史卷三十九